



情梦温凉

美 巴巴拉·泰勒·布莱福德 著

I712.4
307
2

情梦温凉

[美] 巴巴拉·泰勒·布莱福德 著

0500850



女子学院 0062438

(黑)新登字第1号

ACT OF WILL
by Barbara Taylor Bradford

根据1986年第一版本译出

责任编辑:李向东

封面设计:徐晓丽

情 梦 温 凉

Qing meng wen liang

[美]巴巴拉·泰勒·布莱福德 著

庞森 项佳谷 译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179号)

佳木斯书刊印刷厂制版 佳木斯书刊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15 4/16·插页2

字数:310,000

1989年10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

ISBN 7-207-01156-3/I·238 定价:6.90元

奥德拉·克劳特坐在女儿起居室的沙发上，房子居高临下，坐落在曼哈顿岛一座大厦的平顶上。她看看女儿克里斯蒂娜，又看看外孙女凯尔，全身紧张，双手紧紧攥在一起，攥得十指关节都发白了。

两个晚辈站在屋子正中，怒目相对，脸色苍白，目光灼灼。二人几分钟前怒气冲冲的争吵仍在午后暖意沁人的空气中回荡。

奥德拉感到无可奈何。她明白，要规劝她们，让她们理智起来，至少在此刻是白费功夫。两人都坚信自己有理，任凭怎么去劝说都无济于事，不会使她们改变态度，或努力去理解对方的观点。

就连她们的服饰也象是两军对垒的士兵身上穿的军装，标志着她们之间深深的分歧，使她们愈加格格不入。凯尔身着蓝色牛仔褲，脚穿运动鞋，只有上身的一件白色瑞士巴里纱衬衣是向正统潮流做的唯一让步。这身打扮凑在一块，配

上她那张洁净稚气的脸庞和披散着的长发，使她看上去特别娇嫩脆弱，一副十足的娃娃相。而克里斯蒂娜呢，身穿一件雍容华贵、裁剪得体的长裙和一件做工考究的生丝上装，衣服无疑都镶缀着她自己时装公司的牌子。她那头栗色的头发在银灰色的丝绸的衬托下，闪着淡红色的金辉。灰色质地的衣服也更加突出了她那双可爱的灰色眼睛，那一直是她最漂亮的特征。她身材修长，着装得体，无可挑剔，一点也看不出已有47岁年纪了。

富商与学生干戈相逢，卫道士与叛逆者壁垒以对，母亲和女儿反目为仇，想到这些，奥德拉不禁心中暗自一声长叹。哎，母女之间产生龃龉也不是第一次了，这是个由来已久的冲突。

凯尔突然打破长时间的沉寂叫道：“还有，母亲，您没有权利把可怜的外婆扯到这场不可收拾的麻烦中来，把她大老远的从英国拉来，特别是因为——”

克里斯蒂娜马上回敬道：“不是我，是你父亲打电话给我——”

“哎，对，接着说下去，往爸爸身上推吧，”凯尔厉声打断她的话说。

“可的确就是你父亲给外婆打的电话。克里斯蒂娜边辩解，边转向奥德拉求援。“是这么回事吧，妈妈？”

奥德拉的注意力集中在凯尔身上。她说：“这千真万确，凯尔。”

凯尔头一扬，把满头黑发甩到脑后，然后双手猛地插入牛仔褲的口袋里，动作干脆利落，显得一切都不在话下，她

那双褐色的眼睛平时象小鹿的眼那样温顺柔和。此刻却闪烁着反叛的光芒。“我想，他是觉得我们需要个居间调停的说和人吧。哼，我们不需要。没什么好调解的——”她猛然顿住，四肢纤细的身躯一转，面向奥德拉，淡淡一笑道：“对不起，外婆，我没有不尊重您的意思，可是，您不应该被强迫着跨过半个地球的路途遥远地来到这里，仅仅因为我父母发觉他们不再能影响我，或者说摆布我。”凯尔说着，发出一声异常尖刻的笑声。“您看，外婆，麻烦的是我父母把我当成个小孩子看。谁都以为我才九岁，而不是十九岁。我的天哪，他们这么做可真是太滑稽了。”

奥德拉还没来得及开口对这些刺耳的刻薄话作出评论，凯尔已转身面对克里斯蒂娜提高嗓门说道：“母亲，什么都不能诱使我改变初衷，什么都不能，谁也不能，连外婆也不能。我要按照我希望的方式生活。这是我自己的生活，不是其他人的。您和爸爸可以取消我的继承权，分文不给我。我毫不在乎。我可以想办法对付下去。我可以一边学习，一边找个工作养活自己，不需要你们的任何帮助！”

听到凯尔居然说出这样的话来，克里斯蒂娜禁不住愠恼起来。她嚷道：“你父亲和我谁都没说过什么要取消你的继承权，问题在于你不能理智、冷静地讨论这件事。每次我们想和你揆情度理地谈一谈，你就大动肝火。”

“说得真漂亮！您也没冷静过！”

克里斯蒂娜更为气恼，双唇紧紧抿在一起，但她竭力控制自己对女儿越来越恼怒的心情，她冷冷地反驳道：“这没什么好奇怪的，是吧？我创下了一个庞大的王国，一个拥有

成百万美元资本的国际时装企业，而你是我的独养女，我的继承人，有朝一日要由你来接替我，这是早就定好了的，我们大家都明白。嗯，对你的培养都是本着这个目的的……可现在，你突如其来地宣布说你不想要这个公司。我真纳闷这——”

“对，我不想要！”凯尔嚷道。“您还没有明白过来吗，母亲？我已经说了这么多天了！我对您那鬼企业王国一点也不感兴趣！去它的吧，它垮台了我也毫不在乎。那是您的事，跟我不相干！”

克里斯蒂娜向后倒退着，深深倒吸着冷气。凯尔的话和激烈的态度使她目瞪口呆。

奥德拉也吃惊不小，赶忙劝解道：“冷静些，凯尔。”

凯尔马上意识到自己失言，说得过火了。她尴尬地咬着嘴唇，年轻光润的面颊上立刻腾起了朵朵红云，一直红到耳根，火辣辣的。她瞟了一眼外婆，外婆坐在沙发上，脸色苍白，纹丝不动。她看到奥德拉坦率的蓝色眼睛中闪动着悲伤和失望，看到她和蔼慈祥的脸上表现出温和的责备神色，不安和羞愧顿时涌遍全身。凯尔意识到她损害了自己在外婆心中的印象，而她又那么敬慕外婆，这让她怎么受得了呢，泪水一下涌了出来，她怕呆下去更难堪，急忙逃出屋子，随手“呼”地一声把门在身后关上了。

克里斯蒂娜两眼直怔怔地盯着房门，一句话也说不出
来。

她感到屈辱、愤怒，浑身紧张，肩胛骨在薄薄的丝衬衣下耸了起来。“您能相信吗？”她猛然冒出一句，又向前跨出

一步，显然想去追凯尔。

“不，不，让她去吧。”奥德拉撑起身子赶忙走到屋子的另一边果决地说道。她挽住克里斯蒂娜的胳膊，拉着她坐回到沙发上。

奥德拉轻轻把女儿按下来坐在自己身旁，接着说道：“这样下去没什么意思。什么好处也不会有。你心里很清楚，一怒之下说出的话过后很难收回来，而你必须承认，你们两人这会儿都有些太感情用事了。”

“是啊，我想我们都有些太动感情了。”克里斯蒂娜聊无心绪地用一只手拢了拢头发，颓然倒在沙发靠背上，心中感到一阵愁苦和失意。但片刻之后，她又跳起来，在壁炉前不安地来回踱着。

奥德拉看着女儿，心中益发焦虑起来。她以前还从未见过克里斯蒂娜这副模样，那么焦躁不安，感情如此外露，又如此耐不住性子。平常克里斯蒂娜总是镇静自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能把握住自己。不过话又说回来，她从未象现在这样受到震动，而且，奥德拉知道，凯尔的话虽说是一时头脑发热无心说出的，并无恶意，但对克里斯蒂娜却很残酷，十分让她伤心。

为了尽量抚平克里斯蒂娜心头的伤痛，奥德拉语调十分委婉地说：“克里斯蒂^①，凯尔说话无心。你知道，她并不是真对企业的倒闭无动于衷。她当然很关心企业的存亡，而且也真心实意地爱你，亲爱的。”

① 对克里斯蒂娜的爱称。——译者注

“可她表达爱的方式可真不坏呀。”克里斯蒂娜没有看母亲，边来回踱着步子边咕哝道。她心中的不安丝毫未减少，女儿给她带来的痛楚使她仍然心乱如麻。

奥德拉心中十分明白，她叹了口气，没有说话。暴风雨已经停歇下来了，她松了一口气，便倚靠在沙发角里，等着克里斯蒂娜自己平静下来。此刻，屋里静悄悄的，只有克里斯蒂娜走动时丝衣服发出的轻轻摩擦声，两只法式窗子间的柜橱上，一只卡利奇座钟^①发出滴滴哒哒的声响，楼下苏顿广场的汽车声盘旋而上，钻进敞开的窗子，发出隐隐轰鸣。现在正值五月中旬，风和日暖。奥德拉扫视了一眼平台，上面阳光斑驳，青枝绿叶间花儿开得正艳。她心不在焉地想着，外面若是种上几株粉红色的杜鹃该有多好看。

之后，她又收回目光，打量着屋子里的陈设。房间里的基调是桃色、杏色和乳白色，十分招人喜爱；四壁装饰着价值连城的稀世之珍，有两幅塞桑、一幅高庚的名作；几件乌黑发亮的英国木制古玩；还有阿尔波的青铜雕塑；高脚水晶花瓶里鲜花争奇斗妍；几盏罕有的中国古瓷灯，透过纱罩放着微光，晖映着屋里这一切。美感包围了她，拥戴着她，奥德拉沉浸在这优雅的气氛中，转瞬间，她的焦虑减轻了许多。

奥德拉想，克里斯蒂娜和阿莱克斯的情趣多高雅啊。一想到这里，她的心中就涌出一股母亲对女儿和女婿的自豪。这并不单单是因为他们近来把这屋子装潢得华贵高雅，而是

① 一种正放斜放都能走动的钟。——译者注

一种真正的骄傲，为的是他们作为普普通通的人在生活中并肩携手创下的成果。他们关系融洽，这些年来，他们的婚姻越来越和睦稳固了。为这，奥德拉心中感激不已。她的思绪停在阿莱克斯·纽曼身上。他慈爱、温和，是她所见过的最会体贴人的人中的一位。他对奥德拉总象是个孝顺的儿子。她多希望纽曼这时在身边啊。他也许不能平息妻子和女儿之间产生的麻烦事，但他机智多谋，诙谐幽默，对克里斯蒂娜又那么崇拜，因此，他对克里斯蒂娜总有那么一种镇静作用。

奥德拉转过头看了一眼那只卡利奇座钟。才刚差十分五点，她不由得有些失望，阿莱克斯从没有七点前下班回家过。可话又说回来，也许今天他会早些回来，因为今晚八点他们说好要出去吃晚饭。想到即将到来的晚上，奥德拉心中一沉。在下面这几个钟头里，凯尔的态度若是没有根本的转变，那肯定是个让人难以下台的局面。

克里斯蒂娜似乎看出了奥德拉的心思，她开口道：“我不大喜欢去杰克——贝西·摩根酒家吃晚饭了，那地方好是好，我也喜欢和您出去吃饭，可不行，凯尔这副鬼样子，我不想去。”

克里斯蒂娜终于止住脚步站了下来，她直视着母亲，露出一丝苦笑，略带灰色的蓝眼睛中充满了关切。她第一次注意到奥德拉脸上镌刻着的倦意，于是她咬咬嘴唇，双眉紧锁起来。

“您一定累坏了，被时差搞得很难受，亲爱的，”克里斯蒂娜说。“从昨天您一到这儿，我们连喘口气的工夫也没给

您。我们有多自私啊！我还是先收拾一下，让您歇一会儿，然后再出去吃饭吧。”

“不，不着急，克里斯蒂。我没事，真的，一点儿没事，”奥德拉说。

克里斯蒂娜走到沙发前，在奥德拉身边坐下，抓住她的手。她紧紧握住那只手，端详着妈妈那张满是皱纹的面孔，一股对她深深的、持久的爱涌遍全身。她摇了摇头，模糊的双眼中充满柔情。“凯尔在有些事上的判断可能挺荒唐，可说起大老远地把您拉来是多此一举，倒真让她说对了——”她突然收住口不往下说了，一股负疚之情油然而生。母亲已经七十多了，眼看就要七十一岁，这么一大把年纪的人了，是不该让她受他们这些问题的烦扰。她和阿莱克斯应该能够自己来管教自己倔强的女儿。想到他们自己的无能，克里斯蒂娜心绪烦乱地高声道：“我们对您太不公平了！您本来可以和爸爸一起呆在家里，我们却让您替我们劳神费心，解决我们的麻烦事。您本可以在花园里悠闲地侍弄侍弄花草，或是早上出发，到海边逛一逛，晚上回来，平平静地生活。您肯定觉得阿莱克斯和我是一对笨蛋！”

“别说傻话，”奥德拉紧紧握住克里斯蒂娜纤细的手，那手同她自己因患关节炎而变得青筋暴起的手差别真是太大了。“你知道你父亲总说些什么吗？他总说只要你需要我，我就会不顾一切到你身边去，哪怕是步行三千英里，我也非去不可。我爱你，克里斯蒂，我也爱我的外孙女，还有阿莱克斯。看着你们都这么不愉快我可受不了。”

克里斯蒂娜声音低沉地道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凯尔太

不应该放弃她在时装学院的学业了，不应该这样小看我的企业。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天她从我手里接过这个企业。”说到最后几个字，她喉咙哽咽，不得不先让自己镇静下来再接着往下说。“噢，妈妈，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要是凯尔走了，我这些年含辛茹苦地干又为了什么呢？”克里斯蒂娜热泪盈眶，她把头扭向一边，眨着眼睛任泪水夺眶而出。

奥德拉感到一阵心痛，同情起女儿来。为了安慰女儿，她轻声说：“可是，亲爱的克里斯蒂，你已经从服装设计得到了许多乐趣和满足。在时装界崭露头角、出人头地对你来说是一件大事，也是个挑战，你取得的那些成绩，你那惊人的成就和成功，这些肯定让你满足……”奥德拉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她思忖着，这些话多么空洞啊。

我，只有我才知道，为了创下这个企业，克里斯蒂娜牺牲了什么，付出了什么。她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真真实实的可怕代价。这就是为什么提到她的企业她那么动感情，为什么凯尔拒绝继承这个企业她忍受不了的原因。

克里斯蒂娜恢复了平静，语调平和地说：“母亲，最近两个星期我可真让凯尔折磨坏了。她固执得要命，她那股不肯调和的劲儿真让我吃惊。说真的，简直让我灰心丧气，我从来没见过象她这样的人。”

哦，真的吗？奥德拉想着，吃惊地扫了女儿一眼，但明智地一语未发。这个时候，不便去追溯往事，此刻，同以往一样，这个家里的动荡和感情波澜已经太多了。于是，奥德拉采取了积极的态度，说：“从凯尔小时候起，我和她就一直是好朋友，我们之所以决定我应该到纽约来一趟，这也是

原因之一，你说对不对？不管怎么说，我已答应明天陪她一天，我肯定她想把心里的话都吐露给我，我也很愿意听一听。”

“可是，您得和她谈一谈，行不行？我是说，除了听她说以外。”不等回话，克里斯蒂娜继续匆匆说道：“她尊敬您，您说的话她听得进去，也想讨您喜欢。所以您得让她明白道理，行不行，妈妈？”

奥德拉尽管心存疑虑，但还是点了点头，尽力鼓气地说：“行，我同她谈谈，我们会想法解决这个问题，克里斯蒂。”

这些天来，克里斯蒂娜第一次感到身上的沉重感稍稍减轻了，疲倦的眼睛明亮了起来。她偎进奥德拉的怀里，十分轻柔地吻了吻母亲那满是皱纹的脸颊，然后把头靠在母亲肩头。“妈妈，我真高兴您来了，您真让我心里有了安慰，我知道您能把一切难解之结都理开，您过去一直这样的。”

“妈妈，”奥德拉无声地重复着这个字。这些年来她听到的是“妈”或“母亲”，“妈妈”是克里斯蒂娜孩提时对母亲的称呼。这么多年后突然听到这样的称呼，她不禁心头一阵颤动，回想起了许多往事，而那些往事并不是桩桩件件都让人愉快的。一股暖流和爱怜涌上心头，她一时竟说不出话来了。她不由自主地抬起手来抚摸着克里斯蒂娜光润的头发。奥德拉想，是啊，老习惯都很难改。她低下头，吻了吻女儿的头发。虽说女儿现在有万贯家财，一呼百诺，名传遐迩，可她仍然是我的小女儿，我不能看着她如此忧伤。不过，还有凯尔，她是我唯一的外孙女，我也不忍心让她不高兴。真

是难办，在她们两人中间如履薄冰。啊，我的上帝，我怎样才能具有智慧和力量帮助他们而又不顾此失彼，不伤害任何一个人呢。

奥德拉意识到女儿正在等着答复，她强压下心中的忧愁，柔声说：“克里斯蒂，我只能试着替你把事情理出个头绪。我刚到时就告诉过你了，我谁也不会偏向，说到底，那是凯尔的生活，她说的一点不错，而且她有权利按自己觉得合适的方式生活。”

克里斯蒂娜挺直身子，缓缓点了点头，平和地答道：“是，我懂您的意思，可她太年轻，涉世不深，她还不能很好地把握自己，最起码现在还做不到。”克里斯蒂娜站起身，走到法式窗子前，伫立窗口，凝视着平台，然后，她又回过身，目光锐利地看了奥德拉一眼，说道：“她草率地拒绝接受我的企业，不仅愚蠢，而且也是不负责任，您说是不是？”

“嗯，是，”奥德拉不得不表示赞同，可是她也需要为外孙女辩解，所以不由加了一句：“可是，凯尔还是挺有天赋的，是个有冲劲儿有独立性的姑娘。而且，你知道，我发现她在同龄人里是非常出色的。”奥德拉停了一下，心想一不做，二不休，我干脆和盘托出，全说出来吧。她深深吸了口气，字坚句实地说：“我只要你除了自己以外，也考虑考虑她的需要，她的愿望，答应我吧。”

克里斯蒂娜吃了一惊，沉吟了片刻后才咕哝道：“好吧……行……我答应。”

奥德拉听出这允诺中有犹豫和不情愿的成份，她缓缓

地、小心翼翼地说：“很久以前，我曾告诉过你，一个孩子只是暂时属于你的，克里斯蒂娜，可别忘了这一点。”

克里斯蒂娜望着奥德拉，脸上掠过一丝十分奇怪的神色，她张开口要说话，却又闭上了，她转过身，又一次注视着平台，脑子里思量着母亲的这番话。

奥德拉心不在焉地把遮在脸上的一缕头发拢开，靠到沙发背上，一边望着女儿，一边等待着。她看到女儿垂头丧气、情绪低落的神态，那张小嘴上挂着忧郁。奥德拉想到，是啊，她回想起来了，我今天也该住口了。说真的，也许我说得太多了，眼下还是让这事暂告一段落吧。

奥德拉抓住沙发扶手，有些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疲惫最终还是战胜了她。“吃饭前我先歇一歇吧，看看能不能睡上一会儿。”

“对，对，您是该休息一下了，”克里斯蒂娜马上回答说。她立刻走到奥德拉身边，深情地搂住她的双肩，扶她走出了房间。

半个小时以后，奥德拉还没有一丝睡意，这可真让她心烦。虽说她可以努力让自己睡着，可她不能这样做。刚才克里斯蒂娜陪她来到房子尽头的这间客房，拉上了窗帘，拍平了枕头，又关切地在屋里不住地忙乎，直到奥德拉不耐烦地挥手把她赶了出去。奥德拉很高兴终于只剩下自己一人了，她脱下衣服，穿上一件睡袍，平躺在床上，心中不禁暗自称谢。身上的每一根骨头都在发疼，时差弄得她疲惫不堪，手上、膝上关节炎发作起来，阵阵作痛，可头一落到枕头上，她的思绪又飞驰起来。

奥德拉最为担心的是她此行来纽约将铸成大错。若是拒绝阿莱克斯的请求，让他们自己去争个高低，解决难题，岂不更为谨慎？这肯定是一场硬仗，奥德拉对此坚信不疑。这将是一场力量的较量，克里斯蒂必定煞费苦心，寸步不让，坚持到底。凯尔则固守阵地，同样顽固，无论代价如何，誓要获胜。赌注下得如此之大，二人都没有选择的余地了。结果最终将如何呢！她猜想可能会是一场灾难。他们不可能双双获胜，必有一人要败下阵来，而败者必然悲切恼怒，愤然不平。

我得想个办法帮助她们解开这个疙瘩，奥德拉对自己说。可转念一想，怎么个解法呢？她感到一阵沮丧。如果精明而又有外交手腕、善于说服别人的阿莱克斯都没能裁断她们之间的分歧，那毫无疑问，她也不能影响她们。我一定得想出个办法，奥德拉嘟囔着。

奥德拉倦意重重地叹了口气，睁开双眼，心想，这一觉又睡不成了。柔和的阳光透过窗帘洒进屋里，宽绰的卧室同以往一样宁静。通常，蓝白颜色的图案、豪华的家具、充盈在室内的舒适感总使她感到惬意，使她心宁神静。可今晚这些感觉却全无踪影，真让人黯然伤心。

奥德拉打了个冷战，暮色初降时的晚风从窗子吹进来，略带寒意，携裹着一股浓浓的湿气，好象钻进了她的关节。她又打了个冷战，把被子拉起来盖住身体，再次伸手去拿安眠药片。她放入口中一片药，呷了口水送了下去，同时提醒自己，这已是第三片了，医生警告过她，一天不得超过四片。

有时她也捉摸过自己的关节炎，想自己一生辛劳，干的那些苦力活是否就是自己这身病的根源，芬得利大夫说不

是。可一想到这些年来那无休止的刷、擦、洗、熨，那可怕的、单调乏味的苦活，她总禁不住朝这上想。啊，那些日子早已过去了，人到暮年的她，过上了舒坦的日子。

奥德拉把杯子放回到床头柜上时无意中发现了放在钴蓝色玻璃台灯旁边的照片。她侧过身，一支胳膊支起上身，若有所思地凝视着照片。照片中的三个人四眸注视着她，那是克里斯蒂娜、凯尔还有她自己。

这张照片是前一年夏天照的，那是在约克郡她的玫瑰园里，那天可有多快乐呀——她的七十岁生日，日朗天晴，从彩色照片上一看即知。

那天，在平台上举行过一个小型茶会后，阿莱克斯坚持要拍张照。他让他们在那古老的石头日晷前站好，笑着说，这是为了纪念这一日子，也是为了把照片留给子孙后代。日晷左边几步远的地方是她那丛最好的杂交茶玫瑰。

文森站在阿莱克斯身旁，和颜悦色地笑着，对自己和自己这一家子出乎寻常地感到高兴，当然特别是对她。奥德拉回想着自己曾怎样笑着回望他，想着他虽然已七十四岁了，却仍神采奕奕，不同凡俗，心中一下充满了对他的爱。

正在这一瞬间，阿莱克斯按下了相机的快门，捕捉住了她眼中涌露出的爱。

她和文森·克劳特一起走过了漫长的道路。

他们一起艰苦奋斗，经历了许多他们不该经历的艰辛。他们也饱尝了痛苦和忧伤。然而他们承受住了这一切，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婚姻历尽波折，保持了下来。而最后，当他们皓首白发时，他们相互之间都感到满意。从新婚之夜至今